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龍山四友 十二、森林中的惡鬥

前文妻公亮因允助一土人逃往香粟村，回山路上忽然想起前事，繞道西山前往探看。到後一問，才知那家土人未到惡霸所限繳糧還債日期，惡奴便來追逼。土人陳好和張老一樣，也有一個女兒名叫小鳳，年只十二三歲，生得十分秀氣，心又靈巧。因尚年幼，雖未起什邪念，卻想逼去獻與惡霸巴永富，先做貼身丫頭，大來收房。陳家只此獨女，萬分不捨。小鳳雖然年幼，頗有志氣，暗向父母哭訴，寧死也不做惡霸的丫頭。總算這兩個惡怒不似金三狼那樣殘酷，當時沒有強搶。又知陳家窮苦，無力還糧，行時假傳巴賊之命，說了許多狠話，命將限期提前。到日不繳，便將全家老幼捉去吊打，三日之內送上小鳳便可暫緩一年。

莊主如喜此女，收房得早，連這昔年舊欠都可免交，還有福享，口氣兇惡已極。近一二年妻公亮常在暗中救濟土人，每遇危急之際，不是周濟銀米和獸皮藥材，代還欠債，便是引往香粟村中分地耕種。無奈村中近來人口越多，再過下去決不夠用。不是萬不得已；情願出錢出力，不肯將人引去。常勸土人暫時忍耐，至多一二年內必使他們轉危為安。

陳氏父女久知香粟村人人安樂，沒有貧富尊卑之分，如能往投，無異入了天堂，早向公亮再三哭求。小鳳又極靈慧嘴甜，討人歡喜，強拜公亮為父，見面就喊乾爹，親熱至極。公亮見她乖巧可憐，人又生得美秀，知其早晚必落虎口，心想救人救徹，此女美秀靈巧，巴賊將來決放不過，不似別的上人，只要送他一些財物敷衍一時，不使當時受害，等到時機一至，除去這個惡霸，便可轉人安樂。好在人口不多，心中一軟，脫口答應。

恰有要事必須出山，便與約定時期，歸途往救。陳氏全家均當不久便入樂土，還在高興，沒想到惡奴不到限期便來追逼。公亮雖常救人，為防土人無知，聞風全數來投，時機未至，人救不成，惹出亂子，兩山交界和各處路口均有巴賊耳目，行事均極謹秘，始終未說出香粟村的道路。未走的人只知某人全家逃亡，並不知是往香粟村去。

惡奴去後，陳父一算日期，還有月餘救星才來，照此情勢，除非把愛女送入火坑，任人宰割凌踐，還要討得巴賊歡喜才保得暫時平安。巴賊喜怒無常，日久寵衰，仍和那些被害人一樣。女兒小鳳雖然年幼，性剛好強，決不順從，更非送命不可。

全家悲哭了一陣，想起鐵漢義氣，以前常時偷偷過境，將所得獸皮藥材分送左近苦人。那日因受他一點好處想要回報，恰巧那日在山中打到幾隻肥山雞，送去尋他，遇見兩山交界的張老父子，因和鐵漢交情最好，無意中談起那位蒙面騎虎的白衣少女，與之相識。虎女救人之事土人多有耳聞，人卻難得看見。

近年一些苦難的人往往全家失蹤，先還當是妻公亮救走，後來一問，那些逃走的人並不相識。三爺向無虛言，是他做的當時承認，曾說此事必是白衣虎女所為。可惜兩次尋她，均未見到。未次出山繞道來此，也因想見虎女，探她來歷下落之故。

久聞此女是位救命菩薩，只要發現土人與之相見，定是惡霸逼迫太甚，受苦不過，沒有生路，至多兩日，那人全家便同失跡，最奇是走時必將房子燒燬，稍微得用之物不論多麼笨重必全帶走。如有獸皮、藥材之類卻悄悄送與貧苦近鄰，多值錢也不帶走，事前事後誰也看不出一點形跡。

日子一久，漸漸試出臨去前後左近必有虎吼。為了惡霸手下武功都好，性又兇殘，西山界內野獸已絕跡，山居的人都會打獵，見慣無奇。因那虎嘯之聲特異，威猛非常，知是一隻大虎，掩往探看。內有兩次發現虎背上騎有一個白衣蒙面、頭戴虎皮套的女子，均當她是山神，不敢上前。

後來雖知是人，見有伏虎本領，本領極高，均存有敬畏之意。因其不願見人，那虎也從未傷過人畜，至多偷偷看上一眼，誰也不曾與之對面。新近因聽吼聲一起，三兩日內必有事故發生，同時看出逃亡的人事前必與虎女對面。內有一人走前又將虎女來意說出，才知她是隱居東山深處的一位俠女，越當她救星活菩薩看待，巴不得見她一面，求其解救。

無奈虎女行蹤飄忽，來去如電，神出鬼沒，休說土人難得見到，惡霸因聽本山出了這樣一個騎虎的奇女子，屢次和他為難，非但把他農奴常時引了逃走，並還傷了好幾個武師惡奴，仇恨越結越深。始而命人查看蹤跡，埋伏守候，打算搶去。後見無用，又派人四處搜殺。

山中地勢廣大，森林又多，對頭出沒無常，前後一兩年始終沒有傷到一根虎毛，手下的人卻時有傷亡，農奴逃走的更是接連不斷，每月少說也有一兩起。近半年來戒備越嚴，搜索更緊，每日均有專人守望埋伏，並備了許多快馬，稍有動靜，立時親身帶了人馬，分成幾隊大舉出動，聲勢比前厲害十倍。

非但見不到對頭人影，更受戲弄。本人不出來還好一點，這一親出窮搜，那虎嘯之聲反而時東時西，怒吼不已，彷彿會分身法一樣。明明聽見虎吼是在東面，等到追去，連人帶虎忽在西面出現；等到追去又是蹤跡全無，不時還受到對頭的警告，空自怒髮如狂，拿她無可如何。

土人終日愁苦，最開心指望的是聞得虎吼和與虎女相見。想不到鐵漢會是她朋友，忙即尋去。哪知人已他出，等了一日夜，因聽張老說鐵漢孤身一人，平日行蹤無定，這次走時曾說至多兩日必回收割糧食，此外別無救星，限期只得三天，惟恐錯過，只得守在那裡。

到了第二日黃昏，正在惶急，鐵漢忽然騎虎趕回，才知當日早上鐵漢因在山中彩得許多珍藥，自家孤身一人，不能出山販賣，想起陳好正因欠債為難，前往相贈。中途遇見小鳳滿面悲苦，來尋父親回去，商計明日之事。得知經過，本就憤怒，事有湊巧，昨日惡奴回莊，無意中向巴賊夫婦討好，說小鳳靈秀可愛，如做丫頭比誰都強。

巴妻林鶯也是高興，命來喊去一看。惡奴何等強橫，奔到陳家，一見無人，便追了下來。登高遠望，見小鳳往前面樹林中跑進，因恨陳妻不說實話，意欲追將上去，捉了就走。不料前途來了殺星，明知鐵漢專和惡霸這面作對，以為此是西山界內，自己又會一點武功，身帶有刀，上來先令小鳳跟他回莊，跟著便罵鐵漢野狗，為何過界。

鐵漢向以東山的人自居，怒罵：「狗賊奴下奴，你們主僕常往我們界內打獵，老子從來不問；老子偶然高興到此訪友，你便狗叫。」

話未說完便動了手。近來為了虎女厲害，每一打手惡奴身邊都帶有信號響箭鐵哨之類，準備發現對頭立時報警。相隔莊中又近，惡奴正打之間，想起鐵漢可惡，又在西山界內，就將其擒回毒打，是他上門生事，便是東山人來，也有話說。因鐵漢手中板斧舞動如風，無暇發動信號，便將鐵哨取出邊吹邊打。

小鳳在旁心驚膽寒，悲泣傷心，先急得要尋死，後見對方動手，惡奴好似打不過鐵漢，心膽稍壯。

正想主意，一聽狂吹鐵哨，知道林中地勢雖然偏僻，相隔半里都是敵人，一時情急，拿了兩塊拳大石掩上前去，故意喊道：「那騎虎的女菩薩來了！」

鐵漢也知時機危急，敵黨一到便難脫身，連小鳳也是凶多吉少，情急暴怒，斲殺更急。惡奴雖會武功，禁不住鐵漢生來力大身輕，手疾眼快，業已被他逼得氣喘汗流，正盼援兵，並想逃出林外誘敵。

忽聽小鳳急喊虎女趕來，由不得心驚手亂，微一分神，沒想到小鳳悲憤之極，情急拼命，所說那是假話，剛一轉身，吃小鳳迎面一石打斷鼻樑，眼也打瞎一隻，百忙中看出小鳳暗算，急怒攻心，厲吼一聲，縱身一刀往旁斲去。

小鳳雖是女孩，從小生長山中，家又窮苦，每日勞動手腳輕便，早就防他回手，一石打中，人便往旁縱去，不等敵人縱到，回手又是一石將刀打落。惡奴本是痛徹心肺，滿面流血，哪經得起手又打傷，剛開口狂號得一個「救」字，被鐵漢趕上夾背心一斧，斲死在地。

耳聽林外鐵哨之聲，不顧說話，方喊：「小鳳快逃！」小鳳哭喊：「鐵叔叔，還有我的娘呢。我爹爹又往尋你，回來撞上，全家都沒命了。」

鐵漢偏頭一看，林外已有人影閃動，並聽呼喝之聲，如帶小鳳同逃決辦不到，忙令小鳳掩向側面樹後，準備迎上前去斫殺兩個，等小鳳繞樹逃走，再逃回去，作為惡奴狹路相逢，與小鳳無乾，正待假裝往相反方逃去。林外來敵乃是附近守望的一個武師和三個打手，鐵漢一人決非其敵。

以前打獵時，鐵漢便看出那武師的本領，所用鏈子錘又沉又重，差一點的猛獸被他一下便打個腦漿迸裂，心正暗中叫苦。那武師金頭獅子張豹人最強橫心粗，自恃本領，屢發狂言，要將虎女活捉回去，剝那虎皮。方才正在守望，一聽惡奴吹哨，循聲趕來。

同行打手恐遇虎女，請他先發信號，恃強不肯，厲聲大喝，口出狂言。打手知他兇暴橫蠻，又未聽到虎吼，便跟了來。本還有點驚疑，內一打手剛進樹林，便瞥見惡奴被人打死在地，兇手竟是鐵漢，正往前逃；膽子立壯，同聲吶喊，分頭追去。張豹正在哈哈大笑，叫鐵漢過去吃他一錘，求個痛快。

鐵漢一想事已至此，怒吼一聲回身拼命，目光到處，重又暗中叫起苦來。原來小鳳看出敵人追來，形勢不妙，悲憤之極，又橫了心。覺著鐵漢為她而死對不起人，方才那兩塊石頭打順了手，不由引起雄心，竟想再來一次，拼著一條命不要，能幫鐵漢打勝更好；不能，好歹也斫賊人兩刀。

忙由樹後掩出，把惡奴方才打落的刀拾起，偷偷掩來。另三打手為防鐵漢逃走，知張豹向來貪功自傲，不許別人上前，武功也實真強，急他不過，便分三面去攔逃路。內中一個瞥見小鳳雙手握刀，使出斫柴之勢，待要暗算那武師，不禁怒喝：「該死狗女子，你敢行兇！」一面趕將過去。

不料人怕拼命，小鳳見被敵黨看出，並未嚇退，反因相隔尚遠，搶先下手，照准仇敵的腿橫刀斫去。張豹也是狂傲太甚，認定鐵漢網中之魚，一味發狂取笑，沒把敵人放在眼裡，剛覺著身後有了動靜，這時只將手中鏈子錘回手一掃，像小鳳那樣的人當時便可打飛，本來非死不可，惡奴這一高聲驚呼，又見小鳳不曾嚇退，越發急喊：「張三爺，留神狗女子暗算！」

張豹不知何意，反為所誤，心神一分，鐵漢又恐小鳳為他送命，萬分情急，厲聲大喝，惡狠狠飛撲過來，聲勢更猛。兩下一錯，都是湊巧。張豹只顧看了前頭，想將鐵漢打倒，竟忘了身後有敵，就這樣小鳳仍是凶多吉少，一刀斫中，敵人鏈已揚起，稍一負痛回手，照樣打個腦漿迸裂。

張豹人大粗心，驕狂膽大，因見來路無人，又知鐵漢一向孤身往來，沒有同伴，打手一喊，還當為了鐵漢而發，剛拉好架子，怒吼一聲，忽見眼前寒光連閃，前側面奔來的打手首先驚號倒地。還未看真，猛覺口中奇痛，知中暗器，覺著舌根已被穿透，不由把錘往上一護面門。

剛怒吼得半聲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兩線寒光相繼飛來時，小鳳的刀也正斫下，雖因張豹身強力壯，沒有將腿斬斷，這一刀也斫得不輕，刀鋒深嵌入骨。小鳳雖是情急拼命，到底年幼膽小，一刀未將敵人斫倒，反被嵌緊。隨手一拔，沒有拔出，心裡一寒，雙手丟刀，撒腿就跑。

張豹錘剛揚起，急怒慌亂中又覺腿上中了一刀，越發心慌。本想轉身一錘，沒想到亂了章法，小鳳這一刀又連筋骨斬斷了一半，並只一眨眼的當兒，立在那裡還不十分覺得，這一轉動怎禁得住？只覺奇痛徹骨，斷骨再一銼一折，便是鐵打的人也難忍受。

口中暗器還未拔出，痛極心慌，性又兇暴，初次吃這大苦，再一怒吼，忘了口中還有暗器，大嘴張合之間，那暗器只兩寸多長，本由舌底斜穿上去，全數到了口內。不是方才嘴動擋了一擋，業由後腦透出口，這猛力一合，上顎舌根一齊穿透，痛上加痛，週身亂抖，手勁一軟，那二三十斤重的鏈子錘慌亂中被腿一擋，沒有往後發出，反倒下沉，一下打在腳面之上，腳趾骨又被打碎，不等鐵漢衝到前面，二次慘號一聲，便痛暈過去，倒地身死。

另兩打手聞聲驚顧，瞥見同黨倒地，為首最厲害的一個還受了暗算，只當小鳳一人所為，又驚又怒，同聲喝罵，追將過來。一個被鐵漢截住，另一個往追小鳳。

鐵漢正在急呼：「小鳳真是好女子，你不要怕，快些繞樹逃走，只不被他追上，這兩個驢日的都不是我對手，等我殺完一個再殺一個，立可帶你逃走。」話未說完，另一打手正追之間，猛覺一股羶風帶著一條黃影猛由斜刺裡飛撲過來，百忙中看出是虎女所騎大虎，不由亡魂皆冒，一聲驚呼，先是嚇死。

和鐵漢對敵的一個見狀大驚，縱身欲逃，剛把鐵錘取出要吹，被鐵漢脫手一斧斫在頭上，當時身死。剛將板斧拾起，虎女已由側面拉了小鳳走來。才知虎女前見小鳳斫柴，本就愛她靈慧，當日無意中聽人說她父母受迫之事，忙即騎虎趕來。見她小小年紀這等膽勇機智，越發喜愛。

打死惡奴之後正想出面，忽見敵人追到，知道來人已見鐵漢，如不全數除去，以後非但鐵漢不能安身，還要生事，連累好些善良土人。因想看看小鳳是否還能拼命，膽勇如何，不料這樣膽大，當著好幾個敵人，竟將惡奴鋼刀拾起冒險行刺，這一刀不問斫中與否，均非送命不可，忙將暗器連珠打出。

瞥見往追小鳳的打手手中還拿有一隻鋼鏢，恐其先發，本是雙手同發，想打敵人致命之處，不料張豹因見同黨驚呼，鐵漢迎面殺來，心中一慌，無意中把頭一昂，暗器由口中穿入，大嘴一動一咬竟未致命。小鳳業已斫中，丟刀就逃，腳底甚快，知已無礙。那虎早已奉命埋伏在前，小鳳一逃，虎女越看越愛，竟由樹後繞去將她拉住。

小鳳早聽人說過虎女形貌，非但不怕，跪在地上連呼：「虎姑菩薩，救我爹爹親娘！」

虎女一把拉起，笑說：「你認得我麼？我也是人，不是菩薩。有我在此，包你無事。」

說不幾句，敵人已被殺光。那虎久經訓練，素不吃葷，更不喜傷死人。虎女知道這班惡奴打手窮凶極惡，比巴賊還要殘忍凶橫，便令小鳳偷偷速回，引了乃母掩往林後荒崖之下，一同逃走，這時附近土人都知林中有警兆，巴不得這班助紂為虐的仇敵遇到對頭，推了兩個膽大的壯漢前往窺探。

遙望虎女也在林中出沒，料知惡人必已送命，越發心喜。跟著又見小鳳亡命飛馳，偷偷逃回。好在當地只此一處守望，餘者相隔均遠，樂得裝不知道，忙即搶先趕回，迎著小鳳一問。

小鳳終是年輕，虎女又未囑咐，知道這些都和自家一樣的苦難土人，決不會幫助仇敵，見眾攔她，急喊：「到家再說！你們不要太忙，虎姑姑還等我呢！」

到家便將經過當眾告知乃母。眾人聞言大喜，一面幫著拿了東西跟了回去，想見虎女求助。到後一看，人已無蹤。

小鳳正急得亂跳，鐵漢忽由崖後走出，說：「巴賊不久必遭惡報，此時時機未至，不要太忙，真到危急之際必來解救。你們只見虎女尋到的好幫手幾時人在惡霸莊中出現，便是你們翻身之日。快些回去，免被仇敵看破，我們無妨，你卻吃苦。」

眾人拜謝剛走，虎女便走了來，帶了陳氏母女騎虎先走。鐵漢照她所說秘徑，回到東山境內，虎女已將人送到回轉，令鐵漢速將小鳳之父接往洞中，並將那虎留下，將人接到，騎虎同回。這時鐵漢和虎女相識不久，共只見過幾次，只知她住在北面深山幽谷之中，當地四面均有森林環繞，一邊危峰峭壁，下面是一個崖洞，洞前森林邊界上環繞著一條廣溪，還有一些空地。

這還是上次奉虎女之命往送糧種，登高遙望所見；不等尋到，人已騎虎趕來，將糧袋接去，不曾深入。又知那虎雖極威猛，能通人意，馴善已極，不奉命從不傷人。雖是初騎，並不害怕，聞言好生歡喜。虎女又教了騎法，只消抓緊虎的頸皮，無論多麼危險高遠之處，任其騰身飛馳而過，決不妨事。

鐵漢領命騎上，虎便飛馳而去，轉眼回到家中。陳好正等得心焦憂急，想要回去，一聽妻女已被虎女救走，喜出望外。二人騎在虎背之上飛馳了三四十里，接連穿過兩處森林，越過一條絕壑，方始到達。鐵漢這才看出那地方山高水急，形勢險僻，從來少

見。虎女獨居深山石室之內，除所騎猛虎外，還有一隻母虎，更是雄壯，看去年歲大得多，比所騎的虎更加威猛，一人二虎甚是親熱。

洞前也有土地田園，東一片西一片，到處都種滿了莊稼，人數似也不少。田裡的人正在耕作，互相唱著農歌，神情均頗歡樂。見有生人騎虎到來，紛紛趕來看望。近前一看，多半相識，原來都是那些被迫全家逃亡的土人。各人都有一片新開闢的地土和房舍農具，自耕自吃，日子過得極好。

起初虎女並不知道耕種，專以打獵和掘取山糧為生，蹤跡也只在那森林的中心三數十里方圓之內。自從發現西山大片田地，覺著種地好玩，時往暗中窺探，漸漸發現土人生活越來越苦。

心想，都是一樣的人，他們會耕會種也會打獵，還養了好些牲畜雞鴨，終年勤勞，人數又多，為何當時愁苦悲泣，放著許多好的田中出產和所養牲畜，還有打獵所得，自己不吃，卻去山中採些野菜樹根充饑，過得那樣苦法。

我只一個孤身少女，師父走後更是孤單，因不會耕種土地，全仗打獵，掘取山糧，所得不能預計，全靠運氣，不似他們只種下去便生出來，到時准有收穫。而這些現成東西都是又大又多，休說吃用，看去都好。我平日又愛乾淨，最討厭是打來的野獸多少頓也吃不完，只好爛掉，又可惜又髒，不吃牠又不行，有時遇到大雪封山，便有許多困難。

可是雖然孤寂，人卻無憂無慮，自在逍遙，也沒有過分的勞苦。像他們這樣勞苦耕作，又有許多方法，應該比我所得要加許多倍，決無中斷之慮。偏是有了不吃不用，穿是那樣破，連獸皮都未見他拿來做件衣服。吃的更是苦極，有時還以樹葉充饑。先還當是樹葉好吃，照他那樣吃法，幾次採了同樣的樹葉草根，回去一試，竟是又澀又苦無法下嚥。

可是田場上常時堆滿了新收割的糧食，看去十分飽滿乾淨，比平日所彩山糧好得多，偶見他們吃上一點，都在夜裡無人之際。自己種的東西，吃起來和做賊一樣，偷偷摸摸惟恐被人看見神氣。數量並還極少，難得見他吃夠。那些兒童多的人家為想吃飽，互相爭奪，有時並還受到大人的打罵喝禁。

人立下風，只一開鍋，老遠便聞到香味。先守師父之誡，不許遠出，與人相見，一見那裡有許多人還有一點膽怯。平日見人太少，師父未走以前除教認字，每日靜坐，又不大開口，土人的話多聽不懂，也不好意思和人家要。見他們難得吃上一回，吃時那麼香甜，自己更愛聞那香味。

過了大半年，因不願偷人珍貴的東西，心想：人家費了好幾月的氣力，不是曬著太陽，便是冒著風雨，好容易收成下來，出了許多力氣，他們都不捨得吃，如何隨意給他拿走？但又極想學樣試牠一試。經過暗中留意，記好方法，見他們隨便撒幾粒種子，便可生出一大片，並不要多，只有耐心，第一次哪怕只有幾粒種子，等牠成長再種，不去管牠，自會越來越多。

打定主意，便在月明之夜往每家田場上取了一小撮種子，回去學樣，準備收成之後分出一半還他。哪知種莊稼須看天時，還有許多沒看出來的方法，連試幾次，不是凍死不肯發芽，便是風吹雨打爛掉，再不只長葉子，結實又少又小，沒有用處。

好容易湊巧，發現雪化之後地裡長出一片青蔥也似的小麥，和人家所種一樣，高興得亂跳，每日當牠寶貝一樣，並命所騎老虎在旁守候，以防烏魯踏踐毀損。眼看長成，每日望著那片快要成熟的小麥，連門都不願出。

不料半夜一場雷雨，崖上雨水和山洪一樣衝將下來，衝掉大半。好容易冒著雷雨狂風搶出一些，次日剛換地方種好，太陽一曬全都枯焦，氣得無法，因近來日子一多，對方言語已聽懂了大半，又看出那許多人本領比她差得多。對於所騎的虎更是怕極，膽子越來越大，心想求教，並用獸皮換他糧食。

剛趕到當地，藏伏在土人打柴的山路上面，等人過來和他商量，忽然發現許多手持棍棒刀槍、穿得極好的壯漢，還未到達，土人已先得信，年輕一點的婦女先就哭喊奔逃，紛紛藏起，來人一到土人材中，便亂打亂罵，只聽土人哭喊求告之聲，田場上跪了一大片。

不消片刻，所有堆積的糧食全被來人命令土人跟著同來的人挑走，一點不留。所養牲畜也被帶走。未走的一面鞭打土人，厲聲喝罵，往土人家中亂竄。此出彼進，耀武揚威，兇神一樣。只要在人家內搜出一點餘糧獸皮，那家土人必遭毒打，號哭之聲慘不忍聞。

雖不知為了何事，但照眼前所見倚強凌弱之狀，人家辛辛苦苦收割來的糧食，連同牲畜，隨便取走，還要叫人代他挑去。來人白拿不說，一味發威暴打，一點力氣不出，越看越有氣。怎麼也想不出個情理，由不得激動義憤。幾次想要發作，均因師父走時再三告誡，多大本領也打不過人多，何況你年紀太輕，不到時候。

最好閒中無事，將我以前所教合於實用的書讀熟看完，便能明白事理。以後遇事，無論對方善惡，第一是要知道他的底細，估量雙方能力，還要聯合幾個和你志同道合的朋友才能成功，一個人總是不行。

因是天性好動，師父因見自己不肯用功，一見書就心煩，雖然想了方法，將書上的字照著平日所見事物分別寫出指教，每一個字俱都認得，也能講解，剛覺有點意思，要照師父所說由自己連起來讀，再照眼前所見所知與之相合，看其是否和書上所說一樣。

譬如風雲雷雨、草木烏魯的威力成長和牠的用處來歷之類，務要認一個字明白一個字的意思和用處，是否合於實際，才算認得，有不明白的再向師父辯難。剛讀頭幾篇，師父便有要事回轉他的故鄉，一去年餘，尚未回來。為了發現西山土人時往窺看，無心及此，一直不曾再讀。此時想起師言，還是問清再說，不能冒失，只得忍耐下去。

那些正是已家莊來的惡奴，打完人後將糧食全數搜走。又在廣場上大吃大喝，把土人所剩的雞鴨殺了好些。可憐那些土人多半被他們打得頭破血流，皮開肉綻，避向一旁，連哭都不敢哭。

內中也有幾個未被打的，都是隨同家中年輕妻女在旁服侍。男的往來奔走燒飯殺雞，惡奴稍微一喊便爭先趕去，戰兢兢諾諾連聲。女的卻隨惡奴同坐，有的還被抱在背上，隨意戲侮。女的都有得吃，惡奴並還強勸。

可是那些婦女多半神情悲憤，望著在旁服侍和受傷的自家親人不肯飲食，就是吃也是受迫無奈，十分勉強，面有笑容的極少，看去也不自然。虎女早已怒火中燒，心中不平，暗中掩將過去，藏在旁邊樹林之後，看得逼真。

這些留下的場上土人一個個面容悲苦，咬牙切齒，卻無一人開口。婦女都是淚流滿面，互相垂頭喪氣，不言不動。心正奇怪，隔了頓飯光景，惡奴吃飽走去。有幾個土人累得氣喘吁吁趕回。

見了眾人，把扁擔往地上猛力一甩，怒吼道，「半年辛苦，總算過了一關，未真將人捉去。這些該萬死的驢日狗強盜已走遠了。」

話剛一出口，場上土人立時同聲悲號，哭喊咒罵起來。因是熱天月明之夜，好些受傷的土人分往各處山溝中去尋藥草，搗碎敷治。

虎女本就聽出他們是受惡人殘害搶奪，終年辛苦，衣食不週。每次惡人趕來還要受他鞭打。明明節衣縮食，準備停當，還沒來得及送去，時期也還未到，這些喪盡天良的惡奴既想示威，又想於中取利，老說土人藏私狡猾，不定何時一高興突然趕來，交不夠數自然要遭毒打，多了還要加多，更起貪心，認為外快。

土人是賊骨頭，不嘗到皮鞭的味道不肯交出值錢的私房，照樣難免。否則，便是哪家妻女長得乾淨，肯受調戲，甚而強姦。婦女不肯受污的，每到交租還債期近，家家婦女提心吊膽，故意頭不梳，臉不洗，週身都是污泥，免被惡奴看中，做人不來。

無奈離莊較近，誰家婦女有點姿色，惡奴們多半曉得，遇到獸性發作，竟強迫對方梳洗乾淨再來陪酒，所以稍有姿色，頭腳整齊的女子反倒嫁不出去。虎女先還不知這樣萬惡，已恨到了極點。等到土人分頭前往尋藥時，偷偷掩住，擇出一人，喊住一問。

那些土人知近來出了這樣一個騎虎少女，初見時不免疑神疑鬼，膽小害怕，後經虎女說明來意，恰是一個受害最深，再過數日便被惡奴擒去逼索舊欠的苦人，一聽虎女答應救他，只是暫時沒有糧食供他吃用，山糧野獸卻易取得，怎麼也比受人虐待要好得

多。又見那虎十分馴善，越發敬畏。雙方約好，第二日便將那土人全家接走。由此學會耕種之法。

過了些日，開闢出了一片土地，問明對方虛實之後，膽智也越漸增加，上來有田可耕，新鮮頭上輕易不大出去。這日想起土人所說所為，十九均與師父以前所教的字相同，便將師父親手抄錄的那幾本實用書尋將出來。讀了幾天，越讀越有意思，無一句不切合實用，長了不少學問。